

策劃編輯 蔡嘉蘋  
責任編輯 俞 笛 蘇健偉  
封面設計 吳丹娜

書 名 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（下）  
主 編 劉以鬯  
出 版 三聯書店（香港）有限公司  
香港北角英皇道四九九號北角工業大廈二十樓

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  
20/F., North Point Industrial Building,  
499 King 's Road, North Point, Hong Kong  
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 
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三十六號三字樓

香港發行  
印 刷 二〇一七年三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 
規 格 特十六開（150×228 mm）四四八面  
國際書號 ISBN 978-962-04-4107-3

© 2017 Joint Publishing (H.K.) Co., Ltd.  
Published in Hong Kong

# 目錄

|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序 劉以鬯              | iv  |
| 爛賭二 李輝英            | 1   |
| 吾老吾幼 金依            | 20  |
| 一萬元 陶然             | 43  |
| 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 西西       | 53  |
| 翅膀 蓬草              | 71  |
| 買樓記 白洛             | 77  |
| 終站：香港 鍾玲           | 92  |
| 么哥的婚事 葉妮娜          | 96  |
| 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 吳煦斌 | 113 |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索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辛其氏 | 130 |
| 兩夫婦和房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羅貴祥 | 154 |
| 驅魔——香港的故事之九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施叔青 | 163 |
| 人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劉錦城 | 183 |
| 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，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，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 | 顏純鉤 | 211 |
| 險過剃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林蔭  | 222 |
| 望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陳寶珍 | 226 |
| 扇子事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璞  | 243 |
| 細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鍾玲玲 | 254 |
| 父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伍淑賢 | 261 |
| 漂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陳少華 | 272 |
| 在碑石和名字之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董啟章 | 278 |
| 胡馬依北風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草雪  | 304 |
| 嘔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黃碧雲 | 307 |
| 與天使同住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關麗珊 | 328 |
| 一件命案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東瑞  | 343 |
| 第一篇日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陳德錦 | 355 |
| 男花旦相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海辛  | 359 |
| 輸水管森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韓麗珠 | 362 |
| 重複的城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黃勁輝 | 372 |
| 第二生命的開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甘豐穗 | 381 |
| 父親遺下的創傷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許榮輝 | 384 |
| 好鞋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鍾菊芳 | 392 |
| 咒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謝曉虹 | 399 |
| 迷路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陳慧  | 406 |
| 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潘國靈 | 412 |

# 序

劉以鬯

本書選取作品的期限是：一九〇一年至二〇〇〇年。

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六年，香港沒有文藝期刊。

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《小說世界》，於一九〇七年出版，現已失存。

一九〇七年年底，林紫虬主編的《新小說叢》出版。該刊第二期與第三期刊登的俠情小說《八嬭秘錄》、婦孺小說《亡羊歸牧》、怪異小說《奇緣》、家庭小說《破堡怪》、艷情偵探小說《奇藍珠》、奇情小說《波蘭公主》、科學小說《盜屍》、驚奇小說《血刀緣》、偵探小說《情天孽障》、軍情小說《女奸細》、短篇小說《噩夢》，全屬譯文，只有邱菽園的歷史小說《兩歲星》是創作。邱菽園寓居星加坡，所寫《兩歲星》是長篇。

一九二一年，《雙聲》創刊，由黃天石與黃崑崙主編。黃天石在創刊號發表的短篇小說《碎蕊》，屬於半「文」半「白」的文體。

一九二四年七月一日，《英華青年》（季刊）重新創刊，發表五篇白話小說。其中，譚劍卿的《偉影》，

用純熟的白話文寫譚強華拾得錢包交還原主的故事。

一九二七年，謝晨光在上海《幻洲·象牙之塔》第一卷第十一期發表的短篇小說《加藤洋食店》，有濃厚的香港色彩。

一九二八年八月，張稚廬主編的《伴侶》創刊，被譽為「香港第一本純白話文刊物」（引自謝常青：《香港新文學簡史》，頁十九）。該刊第八期發表的短篇小說《重逢》（張吻冰作），寫舊情人「重逢」時的心思意識，手法頗新。

之後，香港新文化運動逐漸發展，文藝期刊陸續出版，值得重視的短篇小說有張稚廬的《騷動》（《小說月報》第二十二卷第一號，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）、李育中的《祝福》（《紅豆》第二卷第四期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日）等。

一九三五年九月，許地山來港任香港大學教授。他生平最後一篇短篇小說《鐵魚底鰓》，寫一個知識分子的困苦，發表後，引起廣泛的注意。

一九四〇年一月尾，蕭紅與端木蕻良離渝來港。

蕭紅在香港住了兩年多，雖然「只感到寂寞」；卻寫了《呼蘭河傳》、《後花園》、《北中國》、《小城三月》、《馬伯樂》、《民族魂魯迅》、《給流亡異地的東北同胞書》等。由於對鄉土的懷念，她在這時期寫

的作品都有顯明的思鄉之情。《小城三月》是她在病床上用細緻生動的文筆寫的短篇。

一九四八年，茅盾第三次定居香港，在《小說》月刊發表三個短篇：《驚蟄》、《一個理想碰了壁》與《春天》。《一個理想碰了壁》寫兩個女人的故事，有獨特的風格與結構。

一九四九年，大批文化人離開香港返回內地；另一批文化人從內地南下香港。這一批從內地來到香港的文化人，因人地兩生，謀生不易，為了吃飯，不得不寫適應市場需求的東西。

一九五〇年，韓戰爆發，美國人將香港作為宣傳基地，發動文化宣傳戰。有些文化人為了賺取「綠背」（美元），大量生產「綠背小說」。不過，在「綠背浪潮」的衝擊中，流行小說十分流行。傑克（黃天石）的言情小說，讀者很多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有些作家雖然處在逆流中，依舊寫了具有認識價值與藝術感染力的嚴肅作品，單是短篇小說，秦牧寫了構思縝密的《情書》、曹聚仁寫了風格特殊的《李柏新夢》、葉靈鳳寫了深入淺出的《釘頭鳳》、舒巷城寫了生活氣息濃厚的《鯉魚門的霧》、李維陵寫了電影編劇人編寫電影喜劇的《喜劇》、夏易寫了深刻感人的《出賣母愛的人》……

到了五十年代後期，「美元文化」衰落，現代派文學崛起，使部分香港小說排除了政治性、商業性與遊戲性。

進入六十年代，香港短篇小說的產量增加，值得重視的作品不少。徐訏於一九六五年發表的短篇小說《來高陞路的一個女人》寫香港小人物的事情，本土意識不淡。司馬長風的《擊壤山莊》，以沙田為背景，寫一個「輾轉流離逃入香港」的老人，雖然仍有政治色彩，卻能反映某階層的情況。盧因的《颱風季》寫漁民生活，切實動人。蕭銅發表於《海光文藝》創刊號的《拋錨》，用略帶辛酸的文筆寫四兄弟在愛情路上「拋錨」，平易自然。沙千夢的《情敵》，寫「兩個女人共一個男人」的故事，耐人尋味。張君默寫《獄吏與死囚》，頗有新意……這些短篇，涵意深刻，格不近俗，清楚顯示六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的實績與特質。

七十年代的香港，經濟起飛，文學商業化的情況十分嚴重，出版商為了爭取經濟效益，習慣用市場價值作為衡量優劣的標準。不過，情況雖惡劣，肯咬緊牙關在逆境中奔跑的文學工作者仍在繼續努力，使關心嚴肅文學的讀者能夠讀到用生鏽袋錶象徵極權者專制的《李大嬸的袋錶》、寫老寡婦悲運的《慧泉茶室》、寫香港現實社會生活的《爛賭二》、文字清新的《主角之再造》、文簡意明的《染》、寫文革時期人際關係的《姚大媽》。

楊明顯的《姚大媽》獲第一屆中文文學創作獎小說組冠軍，發表於一九七九年。

進入八十年代後，中英談判經過周密的商談，為香港的將來作出妥當的鋪設，香港文學因此有了進一步的發展。由於思想的分界與限制已被沖淡，短篇小說步入新階段，佳作頗多：金依的《吾老吾幼》寫老婆

婆與良仔被困在電梯的情景；陶然的《一萬元》寫銀行女出納員抗拒總經理的誘脅；西西的《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》寫一個常與屍體相處的女人的心態；鍾玲的《終站：香港》寫一個文人的最後；葉妮娜的《么哥的婚事》通過兩代的處境反映現實；吳煦斌的《暈倒在水池旁邊的一個印第安人》，用筆記形式寫尋找居處的原始人；辛其氏的《索驥》，憑敘述者的回憶重現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的香港現實；羅貴祥的《兩夫婦和房子》獲一九八五年中文文學創作獎亞軍；劉錦城的《人棋》獲一九八五年中文文學創作獎冠軍；施叔青的《驅魔》寫「我」在尋求內心均衡時與魔衝突；顏純鉤的《關於一場與晚飯同時進行的電視直播足球比賽，以及這比賽引起的一場不很可笑的爭吵，以及這爭吵的可笑結局》寫小市民的生活環境；林蔭的《險過剃頭》，用簡練有力的文字敘寫緊湊的氣氛。

從這些作品來看，嚴肅文學的活動空間顯已擴大。可是，文學商品化的傾向不但沒有改變，反而更加嚴重，尤其是九十年代，由於大多數讀者的接受水準越來越低，使大部分小說作者在市場的競爭下，為了適應市場的需求，大量生產沒有藝術價值的流行小說。嚴肅文學再一次跌落低谷，引起各方面的關懷，香港當局與文藝團體，通過文学期刊、報紙副刊、徵文比賽等活動，為嚴肅文學提供繼續生存的條件。在這種情形下，優秀的短篇還是有的。陳寶珍的《望海》、王璞的《扇子事件》、鍾玲玲的《細節》、伍淑賢的《父親》、陳少華的《漂泊》、董啟章的《在碑石和名字之間》、黃碧雲的《嘔吐》、關麗珊的《與天使同住》、東瑞的《一件

命案》、海辛的《男花旦相親》、韓麗珠的《輸水管森林》、黃勁輝的《重複的城市》、謝曉虹的《咒》、陳慧的《迷路》、潘國靈的《莫明其妙的失明故事》等，各有各的風格；各有各的特質。

最後，需要說明的，有下列四點：

- (一) 本書入選作品按寫作或發表的時間排列。
- (二) 在過去一百年中，香港短篇小說浩繁眾多，即使每位作者只選一篇，由於篇幅有限，部分佳作依舊無法列入。此外，由於版權問題，有些優秀作品如張愛玲的《傾城之戀》亦未能列入。
- (三) 小說是不能用數學來計量的，鑒賞短篇小說並無一定尺度。本書所選作品，只是根據個人的主觀判斷。
- (四) 感謝盧瑋鑾、張詠梅的支持與幫助。

二〇〇四年七月十八日

# 爛賭二

李輝英

一

去年的天氣邪性，冬天了，簡直像初夏。說邪性，其實是反常。可你也想不到，聖誕節剛過，一股寒流侵襲上來，十二月二十七日的午夜時分，氣溫突然降低到攝氏八度半。好傢伙，這才真像是嘗到了冬天的滋味。冷風砭骨，真夠勁兒。多少人猝不及防，就當真吃了大虧。

吃了大虧，人們的嘴裡可就更要嚷着天氣邪性了。有的人竟至冷僵，那才是出人意表的奇事呢。爛賭二就是其中的一個。

論年紀，爛賭二不過三十七，按普通的陽壽，他未必不可以活到七老八十的。人生的旅途，他還未走完一半，你說，可惜不可惜。死有重於泰山，也有輕於鴻毛的，就這一點說，爛賭二的死去，決不比鴻毛為重；假如就朋友的立場加以論斷，把三十七歲的生命結束在攝氏八度半的寒夜裡，爛賭二又未必不是求

到了解脫。一個再也不知上進，卻只知一味墮落的人，他已不能對社會有所貢獻了，有之不過是給社會上添出更多的累贅，難道還有誰願意對他一灑同情的熱淚？

是的，我應該承認，爛賭二是我的朋友，因為在他離棄人世的前一年，我們是同事，並且還是同室而居的一對，比起一般人，我知道爛賭二的多一些，雖然卻又知道的並不如何的深刻。而在他死前的那個十月裡，我確也勸他一些好話，但卻一點沒有用。輪到我動筆給他寫這篇文章時，我但覺內心受到了嚴苛的責罰：那就是我為甚麼不能狠狠的拉他一把，把他從死亡線上拉回來？難道，我只是想用這篇文章的寫作，贖取我的過失麼？……

我知道，人們對於爛賭二生前的批評，大抵分成了不同的兩面。一面的人說，爛賭二本來是好人，可惜嗜賭成性，不知改悔，最後的結局，恐怕是賭上了一條命完事。連我也持有這種的說法。不同的是，別人還只是背地批評，我卻當着爛賭二的面，聲色俱厲的指責過他。我自己對於爛賭二老實做了些與人為善的工作，只可惜，沒有收到效果。一面的人說，這樣的人，早死早利落乾淨，免得再活受罪。真的，他不再受罪了。

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午夜，我們這兒一條僻巷裡，在某個樓梯口冰涼的水門汀地上，僵臥着一具三十七歲男子的屍身，他的名字叫朱有貴，是從他那口袋中搜出來的身份證上證明了他的身份的，口袋

裡的全部財產——一個斗零。路倒，一段有關路倒的新聞，第二天刊佈在一份日銷六萬份的日報上。爛賭二果然賭上了他的一條命。

## 二

事情須得追溯到五年前。

五年前的一個寒夜，無巧不成書，讓我掐指一算，卻又正好是十二月的二十七，聖誕節剛剛過了兩天，天夠冷了——攝氏十一度。照理這不能算冷，只怨自己穿的衣服單薄。你也更明白：為甚麼人家會說「身上無衣怨天寒」。如果穿夠了衣裳，攝氏三度又算得甚麼！快十點鐘了，我們的木屋區小皮鞋作坊裡，雖然冷風颼颼，就好好在電燈通亮，工作進行得很順利。其實這是加班，再有一個鐘就收工了。我拿着鉋子、鉗頭、敲敲打打整治鞋底，忽然一個中等身材的男人，在門口邊站下了。我最先看見的是一雙張大了嘴的破皮鞋，由下向上，我這才看清了來人，他的頭髮像一堆亂草，臉上髒髒的，就像兩三天都未過水。瑟縮不前顯出了為難的樣子。不用多說我就猜到了，他以為我是補修佬，特意找我修好他那雙張嘴皮鞋的，他為難是因為袋子空空，不好意思張嘴。



我看看他，點點頭，算是打過了招呼。

「修鞋麼？」對於一個窮困的漢子，給他一點禮貌的溫暖很必要。我還想，我雖不會補鞋，只要他說明來意，我一定給他整治一下。

但他卻少氣無力的搖搖頭，兩臂抱在胸前抱得更緊，不這樣就像不能抗拒襲入心窩的冷風。

「我是想問問……問問你先生這邊……用，用不用個學徒？……」

他想當學徒？我不信我的耳朵，因為，他頂少也有三十三四的年紀，如何收得這麼大歲數的學徒？我放下手裡的工作，拍拍圍裙上的碎皮子，站起來，請他再說明一下來意。

他很靦腆，也更躊躇，後來終於還是吞吞吐吐的說了。意思是只要給他兩頓飯吃，有個地方存身，做甚麼工作都行，倒並不限定當學徒，他已經餓了整兩天，不巧天氣又冷，好一好就會變成路倒的。

同情之心人皆有之，我自然也不例外。我馬上從廚房裡搜出了剩菜剩飯，倒進一個大碗，捧給他，當我回身去拿筷子時，他早已用污黑的手指挖飯開始狼吞虎嚥了。但他還是接過了筷子，並且吃出來很大的響聲。

飽漢不知餓漢餓，當飢餓纏到你的身上，命運給你以坎坷的折磨時，憑你是位好漢，只怕也顧不得禮貌和臉面了。等這漢子呼嚕呼嚕的吃光大碗的飯菜，人的眼光顯然加添了神采。

「先生，」他的言語似乎也增加了力量，「謝謝你。可以挺到明天了。」

「明天過去呢？」我加上輕輕的一句。

「誰知道怎麼挨，所以我想給你當學徒。不是吹牛，我的一雙手可巧着呢。」

他把話頭又拉到原題目上。我一面好好的打量他，一面收回了碗筷，誠懇的說道：

「我不是老闆，不能做主，不過，你先等一等，等我們老闆回來我對他說說看，他十一點鐘就差不多，單只為了一天的兩頓飯，那總簡單。」

我搬了一個矮凳給他，他坐了，我也坐了。我繼續未完的工作，敲敲打打，兩手一直的不停。他卻精心精意的看着我，兩眼追逐我雙手的動作，看個不歇。

「抽枝煙麼？」我做了一陣停下手，銜上一枝煙。

「那敢正太好了。」他接過我給他的一枝，手顫顫的送到嘴裡。

「還沒請問貴姓呢。」煙都抽着了，我問。

「我粗心，原該告訴你的。我——我姓朱。叫——叫朱有貴，今年三十二了，渾身上下只剩一個斗零。」



以後的事情不用細說，朱有貴留在我們的作坊裡了，一邊做零活，一邊當學徒，本本份份的。他說的話一點都不假，他的一雙手很巧。

第二年的夏末秋初，前前後後打了幾場風，帶給木屋區嚴重的損害，風風雨雨，真怕人。結果是打風不成三日雨，卻又給受過制水苦的市民帶來了歡笑。山區の木屋，由於山澗流水洶湧奔放，朱有貴的擔水工作，取得了不少方便。苦旱的時候，澗水只剩涓滴，要用半點鐘的時間，還怕接不滿一桶水。這一來，人們扭轉了對於打風的印象，並不像先時那麼恐懼了。

可就在人們不注意中，居然打了一次「勢烈之風」，風捲着雨，雨拌着風，毀掉了我們的小作坊，總算幸運，雖然房倒屋塌，最後又為瀉下的山泥所淹沒，人卻都在極度驚恐中揀回來自己的性命。完了，完了，甚麼都完了，老闖避不見面，我跟朱有貴可不想後事。

「兄弟，」我心如刀絞的咬緊牙關說：「跟我走，看看還有沒有辦法？」

朱有貴呆滯得不見光采的眼球向我翻翻，然後一聲不響的跟我走了。我把他領到一個私立學校去，有個親戚在那邊教書。打大風，學校放了假，至少也可以睡教室安安身的。

十分鐘後，我們進入市區，穿行在騎樓底下，雖說有遮有擋的，風風雨雨就像水銀瀉地似的，一直淋得你渾身濕，活像隻落湯雞。忽然之間，朱有貴坐在樓梯口不走了，臉上一條水一道淚的哭道：

「我那褲袋裡還有八十元錢呢，這回，埋在山泥下，都完了，又變成窮光蛋了。……」

他坐着的屁股下，攤上了一攤水，腿腳滴下兩道水，水順着水門汀的人行道直流，流入街上的雨水裡。朱有貴說他又變成了窮光蛋，我明白內中的涵義，那是就他只剩一個斗零找我找到工作說的，好不容易八九個月存下了八十元，哪料得到又為風雨所奪？

「窮光蛋的日子，怎麼過？」他收了哭聲，卻又毅然站起來，驀的表示出毫不屈服的態度。「走，找你的朋友去！反正天無絕人之路！」

「這就對了。」我安慰他，繼續前行。騎樓下充塞了行人，街上橫躺豎臥着一些殘破的招牌、板片和泥沙，活像遭了一場浩劫。「去年你只剩下一個斗零的時候，不是也闖過去了麼？留得青山在，不怕無柴燒，我從來都是樂觀的。你這種不屈服的態度才夠勁兒！」

親戚任教的學校，風雨破扉而入，兩三個人正和風雨苦鬥，哪裡鬥得過！我和朱有貴的出現，無異增加了生力軍，三下五除二的一陣忙，居然把兩扇木板擋好窗口，擋住了暴風和暴雨，也緩過來原本苦鬥的人們一口氣。問題不太嚴重了，親戚招呼着我們，其餘兩個離了現場。

「好多謝你們幫手，」親戚把濕透的背心脫下來，擰了一把，然後擦擦臉。「我們三個人，簡直就擋不上那兩塊板。坐，坐，屋裡的水由它，我先不忙着打掃了。想不到，這回的風打得這麼兇！受害的人一定不少。你們那木屋作坊該沒有問題吧？」

正好問到了題目上，我就此據實告訴了他。

「作坊全毀了？」親戚驚訝的問，似乎還有些不信服的樣子。

「毀了，又為瀉下的山泥埋了。」我說。

「那怎麼辦？」

「所以，我才找你，先找個可以安身的地方，然後再想辦法。」

「沒有問題，」親戚爽快的說道，「四五間教室，晚間上宿，誰也管不到。住一年住二年一個樣，保證不收租。放心罷。走，我替你們找兩件衣服換換。」

## 四

就這樣，我跟朱有貴都找到了下宿的地方，先解決了住的問題。後來，我們都在校內當了工友。

在私立學校當工友，待遇不算好，但朱有貴卻比在作坊時賺的多。他相當滿意，人也勤奮。到年底他已積有二百多元的存款了。朱有貴假如這樣下去，五年之後賺下一筆老婆本，也並不困難。哪裡還用得到我今天來給他寫這篇文章？哪裡會輕易送上一條三十七歲的性命？

事情壞就壞在這年過老年，他請了假，跟一個新結識的朋友去了澳門，一連住了三整天。三天之中他學會了各項賭博的投注，從那裡引發了新的興趣。一百元的賭本，經他這次的經營，居然贏了三百多，除去三天的化銷，還剩下三十多元，他回來後津津樂道，還請我吃了一餐飯。一賭之後，他彷彿成為內中的老手了，一再勸說我也該找個機會過去試試。

「真好玩，」他已然說得眉飛色舞了，「三下兩下的就贏進了四張青蟹。」

我不但不好賭，且極力反對賭博，輸了太冤枉，贏了是不義之財，不該取巧，也不該投機。正是因為這種原故，所以我對朱有貴津津樂道的樣子，寧願潑潑冷水，卻不表示苟同的意見。

「你，你贏了，對麼？」我裝出冷淡的樣子問。

「那還有假，看，多容易！」

「可你看見輸錢的人麼？」這回，我表明了自己帶有不滿的態度。「三下兩下的也許他們就輸了三四十張青蟹呢。」

「那——那——那是講輸講贏麼，」朱有貴歉然的說着，仍不忘衛護自己的見解。「你不相信麼？試一試就知道了。滿有趣的。」

「不怕你惱我，」我忍無可忍，幾乎跳起腳來。「老朱，只要你好上這一道，不要說三五年存不下老婆本，就是五十年也難免兩手空空。你聽誰說過，憑賭博賭贏了家產物業？可賭輸得無面再見江東父老縱身跳樓的新聞，你總該看見過吧？以後，你還是少賭為是。」

也許我的樣子太過嚴肅了，再不然就是朱有貴還有些懼怕我，所以，他僅只用眼角瞅瞅我，說出來極勉強的敷衍話：

「也許，你說的話有道理，我——我以後，對，我以後少賭為是。別生氣，老林，你是我的救命恩人。」後一句，打動了我的深心。慚愧，哪裡說得上救命恩人，頂多不過是當他只剩下一個斗零的時候安置他個地方罷了，與恩人何關？

「言重了，我可愧不敢當。方才我對你的勸說，也許動了肝火，不過我可沒有惡意。」我加上一句解釋緩和氣氛。

「算了，老朋友，誰也不許再說了。」

事情就此過去了。夜裡睡不着，我頗以為自己對於朱有貴說重了而有些後悔，朋友只是朋友，留些兒

分寸還是應該的。朱有貴卻似乎睡得很香甜，打出沉重的鼾聲。屋子又小又低，門窗關得嚴嚴的，那鼾聲就更顯得沉重，我心理上直認為他是用來對我勸說的抗議呢，當然這想法很滑稽，不足為憑的。

假如他當真不以我的勸說為然，我自然也沒有辦法，不過我可以肯定，當他碰了幾個釘子之後，或是遭到了幾次失敗之後，未必沒有敗子回頭的一日，眼前的勸說，只是空洞的理論，說服力很小，實際的挫敗，那才是鐵證如山，是最現實的教訓。

自然，也還有一個可能存在，朱有貴今後再也不臨賭場一步，他那新興趣在哈哈一笑之後，消褪得無影無蹤。他像從前那樣表示出毫不屈服的態度，死了那條心，這就好了。

朱有貴是個聽話的人，而且又是個善良的人，他受過苦，深知人生的艱難，一時的興趣，未必變成了賭仔。我太過慮了。我為甚麼不往好的那方面想？……

想不到燈節時發生的一件事情，使我在對於朱有貴的想法上又有了新的考慮。

## 五

燈節適逢星期六，朱有貴對我說，他下午要過九龍去吃喜酒，兼帶打牌，須得早些去，所以他求我照

看一下他的工作。我察言觀色，看不出有甚麼特殊的地方，大大方方答應了他的請求。哪裡知道，他搭了下午的船去了澳門，又去賭場試運氣了。也許這回的運氣不曾幫上他的忙，三下兩下的輪得精光。虧他買了來回票，險一險上不得船，只怕要企在澳門街邊向人伸手乞討了。他是在星期天晚上回來的，人就垂頭喪氣，完全喪失了本有的精力。鬍子滿腮，眼睛滿是紅絲，兩隻黑手一直不停的揉搓，好像揉搓的不是雙手，而是那一顆無處安放的悲憤交集的心。總算他後來說了實話：

「老林，我對不起你，我——我又去了澳門，這一回可不比那一回，真慘，全軍覆沒，幾乎上不了船。運氣沒有幫助我。」

「你去了澳門？不是去九龍吃喜酒的麼？」我問，其實我已明白了一切。

「怕你阻擋，所以撒了謊。」

「沒有甚麼，」我說，心裡老實不自在。擔心的終於發生了。「那麼你是三下兩下的輸去幾張青蟹的了？」這句話帶了一些諷刺，那是因為前次他說三下兩下就贏了四張青蟹的。

「青蟹，要是青蟹，還算好，老林，實不相瞞，這次我輸掉了全部存款……」

「全部存款？」我大吃一驚，那豈不是說他已兩手空空了？「你的全部存款，不是已有二百多元了麼？二百多元，你一夜散完？……」

「一夜？能支持一夜，我都沒有話說，實在我只是那麼三兩下子，就煙消雲散了。我去時一上船就想，應該怎麼賭，分成多少份，想得有一條有路的。可是我那賭友，那勾魂鬼，偏偏他叫我分三次賭，說好一好可以贏上三五千，強起十元五元的零拉零扯！我信了他的話。我輸光了自己的錢，我丟了臉，也出不了這口氣。老林，我對不起你，沒有聽你的話；我不服氣，我得翻本。天老爺，保佑我，再給我一次機會。」

財去人安樂，這話一點都不對。朱有貴魔魔道道，嘮嘮叨叨，半天半晌沒個完。他又說，不該趕燈節去，應該看個好日子，也該事先拜拜甚麼。過一會兒又是賭友害了他，為甚麼他心迷一竅相信賭友的話，三下兩下都下了注？他又說，輸的那麼容易，現在要翻本，哪裡找得到本錢？只要找到本錢，非把前回輸掉的贏回來不可。……

這年朱有貴三十四，當校裡的人都知道了他的敗沒的故事時，不知從甚麼地方傳出來爛賭二的綽號，那綽號竟然不脛而走，大大的出了名。

爛賭二當真越賭越爛了。起先是預支薪金，然後是四處告貸，然後又是，時常的別人的皮夾不見了錢鈔，也包括我的錢鈔在內。爛賭二賭興一天比一天濃，他總認為運氣上來，他可以盡復失地，所以他想盡方法繼續的賭，而對於校內的工作，一天比一天減少了熱情，有時還得推給我替他做。他的賭友一群一群

的來找他，他帶着一群一群的賭友上街去。以前他還常常說些對不起我的話，如今他甚麼都不說，要說的只是運氣還未來臨。

爛賭二爛賭之外，更學會了抽和喝，抽的白粉，喝的烈酒，這時他已活到了三十六歲。秋天，學校解了他的職，他帶着賭、粉、酒，到茫茫的人海中去廝混。

他走了，背着一身拖欠校內同事們的債走了，同事們同情他不幸的遭遇，卻又憎恨他的死不改悔。他們說爛賭二本來是好人，是甚麼力量把他趕上了爛賭的絕路？而當他又抽又喝，人連腰身也難得挺直時，誰都知道他的未來的不幸，正在走近了他的眼前。

## 六

一九六六年的七月，爛賭二趁晚上溜進學校向我借錢；八月，也來借過，然後是九月，十月，都伸過手。頭髮又是一堆亂草，皮鞋張了嘴，面色焦黃，顴骨高聳，眼睛遍佈紅絲，一陣疾風就可以把他吹倒。

十月的那個夜裡，我借給爛賭二最後的五元錢。我誠誠懇懇的跟他開了最後的談判。

「你聽我說，」當他伸出黑手抓到五元紙幣想走時，我把他扯住了。「我說幾句最後的知心話好麼？」

他站住了，顫顫的手，顫顫的身軀，就像患上了痙攣症。

「坐，」我幾乎是下達命令。「要喝酒我有一瓶三花，要抽麼我有香煙，就是沒有白粉。」

爛賭二坐下了，馬上增加了精神，嘻嘻的笑着。

「先喝罷。」我抓起酒瓶子，倒了滿滿一大杯，推到他面前。「你可記得我倆就在這小房間中打發不少風災後的生活？你也在這屋中積存了二百多元？」

爛賭二倒吸了一口氣，喝下一口酒，人似乎明白過來，不嘻笑了，卻隨着連連的點頭，但卻不出一聲。然後，一口又一口的，轉眼之間喝完了一大杯。

他一雙紅紅的眼睛，轉到酒瓶上。我毫不思索的又替他倒滿杯。今個晚上叫你喝個夠。希望那火熱的酒精燒醒你墮落的心，覺今是而昨非。

「記得麼，當你袋中只剩下一個斗零時的情景？那時候的日子好不好過？可你那時名叫朱有貴，人家還樂得幫幫你，現在，你是爛賭二了，還有哪個正派人敢沾你的邊兒？你是不是也說過我是你的——你的……」我打住話頭，故意停頓下來，看看他有甚麼反應。

「我的救命恩人。這話，敢正我說過。」爛賭二說是說了，似乎也未經過仔細的考慮。

「那麼你現在對我又怎樣看法？」我向他逼問一句，試探他。



「我不是聽你的麼。」他咕嘟咕嘟連嚥兩口酒，更定些了。

「那麼，我想請你聽聽我對你最後的忠告，你肯不肯聽？」

「老林，你別說了，我的心裡真難過。」他一口乾了杯，翻翻眼珠，想了足有五分鐘，然後，人便嗚咽咽的嗚咽起來。「我不是人，我是個畜生，不，連畜生都不如。自從我變成了爛賭二，天天走的下坡路，我，我完了，完了，對不起你，也對不起我自己。」他伸手摸摸頭上的亂草堆，一把鼻涕一把淚的又說下去。「本來，我是一個孤兒，沒有過一天的好日子，看人家穿好吃好的，不知我多麼想，可是我自顧不暇，別的還在想甚麼！可後來，我知道賭博可以贏錢，反手為雲，覆手為雨，第一次賭博又帶給我絕大的幸運，我就心迷一竅，決心在這條路上求發展了。小錢可以贏大錢，大錢可以贏更大的錢，除此之外，再沒有第二條路可以使我翻身。我不是就一頭鑽進了這火坑！愈鑽愈深，愈深愈鑽，到今天，人不像人，鬼不像鬼，真不知要幾時鑽到我的末日。我先想，一定不賭了，好好給人家打一份工，可我的一口氣不能出，我的老本不能不翻，翻到了現在，就是眼前的下場，多慘……」大抵責備完自己，深深的動了感情，他在收了鼻涕一把淚一把的訴苦後，把酒杯厭惡的推過一邊，呆在那裡竟然像是變成了一個啞巴。

我也不知怎樣開口才好，原說對他提出最後的忠告，現在也無從忠告起了。爛賭二本孤兒，一步走錯，誤入賭途，識迷途而不返，就因為他別着個邪勁兒，那邪勁兒老在誘引他，告訴他只要你繼續賭下

去，總有獲得幸運的日子，你就可以盡復失地，由窮變富。恐怕這是所有迷戀賭博人所患的一個通病。

我想，我必得把這邪勁兒替他解開，使他清楚過來，或者才有救他的可能，不然的話，簡直不堪設想。既然他也說到了正題，我再點個明白，容易多了。話到舌邊還未開口，爛賭二這啞巴向我攤開右手晃晃，我明白他的意圖，便趕緊送上一包香煙。他抽起煙，一精神，似乎又忘記了方才自己的訴苦，卻大模大樣的開口道：

「老林，不用忠告我了，不說我也知道，你叫我戒賭，叫我別想靠好運氣翻本。……實對你說，辦不到，辦不到，一千一萬個辦不到。你借我五元錢，一走開我就會送去賭的。恩人哪，我辜負了你。」

他把香煙揣到袋子裡，拍拍屁股站起來走了，我迫到大門口，他又閃了進來，是不是他回心轉意了，想跟我商量善後的辦法？敢正好。

「朱有貴，」我喊了一聲，他卻在燈下向我揮揮手。「還有話說麼？」

他不回答，兩眼盯住大門外的人行道。我看見那裡走過一個穿制服的人。這人的影子不見了，他這才閃出身來，向我做個鬼臉。

「老林，」他說話了，「別笑我，我以為差人是來抓我的。」

「為甚麼抓你？」

「為甚麼？你看，就這一小包就行了。」他把個小紙包連晃了晃，人也跟着晃不見了。

夜深了，我關上鐵門，想到了爛賭二方才的狼狽像，反而減少了對他的同情。不可救藥的人，你還向他盡甚麼忠告？可就在這一刻，爛賭二又跑回來，急匆匆叫道：

「老林，開門，我還有兩句話跟你說。」

單是兩句話，隔着鐵門就可以交代一清二白的，他叫我開門，可能不止兩句話，也可能是他徹底覺醒了，所以要跟我做進一步的深談。否則他又何必多此一舉？

我一邊說着「歡迎」，一邊開了鐵門，放他進來。

「說罷，」一進屋，我就開門見山的問。

「敢正有話說，」他嘻嘻的望我笑，和方才鼻涕一把淚一把的情景，恰好是南北兩極。難得他回心轉意這麼快，可見我還不該放棄他。

天知道，這才是不折不扣的表錯情了。你們想，爛賭二為何回來？

「街口站了些差人，」他得意的說，「搜身，我只得縮了回來。為人不做虧心事，不怕三更鬼叫門，可我就是有那個小紙包，扔麼，捨不得，不扔麼，搜了去要坐監，老林，沒說的，誰叫我們是老朋友，只有借地生財把它報銷了完事。」

說完，他用最快的速度，抽完了那包東西。說也奇怪，他的精神立刻增加了十倍。

「老林，」他居然拍起我的肩來，手完全不顫了。「實對你說，賭，我都可以戒，酒，也可以戒，惟有這玩意兒，休想丟得掉。」

我明白了，只得替他搖頭。

「別替我難過，」他的精神真不小。「我覺得這玩意兒可以替你增加精神，可以替你增加勇氣，比甚麼萬靈寶丹都更貴重！你要是上了癮，也不認可丟掉的。」

「我呀，」我冷冷的說，打開鐵門請他走，「可就不喜歡這個調調兒。」

「不是一條路上的人，話也說不到一起，」他扮出一副小丑像，「老林，我走了，謝謝你。再見。」想不到，這再見竟然是我們之間的永訣。

（選自李輝英：《名流》，海洋文藝社，一九七八年版）